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 十二金钱票

白羽◎著

(中册)

民國武俠小說典藏文庫  
白羽著  
十二金錢票  
中國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 十二金钱镖

白羽◎著

(中册)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二金钱镖：全3册 / 白羽著. —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白羽卷)

ISBN 978 - 7 - 5034 - 8363 - 9

I. ①十… II. ①白…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56558 号

---

整 理：周清霖  
责任编辑：马合省 卢祥秋

---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81 字数：1166 千字

版 次：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178.00 元 (上中下)

---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我的生平 .....	1
自序 .....	1
题词 .....	1
第一章 小隐侠踪闲居传剑术	
频闻盗警登门借镖旗 .....	1
第二章 湖畔扬镖两逢盗谍	
夕阳鸣镝三斗腾蛇 .....	19
第三章 浴血战群寇铁牌亏功	
长笑拔镖旗飞豹留柬 .....	40
第四章 武弁怀嗔镖师下狱	
黑鹰赴诉剑客寻仇 .....	68
第五章 酒楼访盗迹过耳传讹	
荒寨拜山酋利口启隙 .....	98
第六章 探虎口劫质突重围	
闻马嘶窥垣得一线 .....	121
第七章 两番探古刹贪功被擒	
三度讯真情扯谎受辱 .....	142
第八章 夜脱匪窟智运寸钉	
路逢女侠恩怀一剑 .....	161
第九章 卖艺择东床招来地痞	
拔刀救官眷巧识玉郎 .....	179
第十章 庙会挥拳父女拒捕	
甥馆比武夫妇反颜 .....	201

第十一章	折弓启隙闺谗走杨郎 仗剑寻夫窥窗见彼美 .....	224
第十二章	悲穷途覆巢燕投环 恨薄幸柳研青绝裾 .....	244
第十三章	负气除奸英雄受欺给 赔情话旧鸳侣庆好合 .....	266
第十四章	献贽登门见拒一老 探园窥技被辱双童 .....	282
第十五章	伪扮采花牝贼施毒计 空操利器羽士中阴谋 .....	304
第十六章	毒发药误英雄赍恨 扶伤救死壮士徒劳 .....	321
第十七章	逆旅葬瘞尸孤魂独吊 武林重然诺远道投书 .....	340
第十八章	读遗嘱耿白雁滋疑 恨负约玉幡杆盗剑 .....	359
第十九章	利刃失中途邀援北返 争堤兴大狱败诉成仇 .....	377
第二十章	贤守秉公褫职殒命 门客仗义护眷避贼 .....	397
第二十一章	探庄图刺麻雷被拳殴 登车避贼嫠姑争前路 .....	417
第二十二章	一步来迟红颜被掳 三更人静窃刃全贞 .....	432
第二十三章	群寇涎色溅血斗萧墙 双雄驰援连弹攻玉虎 .....	448
第二十四章	绿野荒村避仇失伴 孤男弱女绝地连踪 .....	464
第二十五章	覆巢奔异方孤繁洒泪 避嫌离客馆单舡投亲 .....	481
第二十六章	觅枝栖投亲遭白眼 怜弱质假馆试为媒 .....	500

第二十七章	孤踪暂寄软语买欢心 别燕归巢良缘成凤缔 .....	514
第二十八章	试嫁衣姑嫂戏调舌 展鸾带闺阁偷弹泪 .....	528
第二十九章	小闹洞房白鹤献喜蛋 大开吉宴檀郎醉春宵 .....	542
第三十章	知己谈心衔杯论盗 缓急呼助策马访贤 .....	554
第三十一章	十二金钱六路遍访镖 一豹三熊多方故示警 .....	575
第三十二章	探盗巢九烟做向导 露马脚二客诈镖师 .....	594
第三十三章	抵隙捣虚金蝉惊脱壳 捕风捉影白刃误相加 .....	603
第三十四章	拨草寻蛇环参唇典 临流买渡葛遇骡夫 .....	619
第三十五章	歧途问路紫旋风逞威 荒堡款关九股烟落胆 .....	638
第三十六章	三镖客结伴探贼巢 九股烟怀妒甘落后 .....	666
第三十七章	埋首青纱帐乔茂被围 怅望紫骝驹盗焰孔炽 .....	677
第三十八章	走荒郊伏贼试轮战 入古堡壮士拒环攻 .....	688
第三十九章	武林三豪夺路斗群寇 飞天一豹策马逐镖师 .....	704
第四十章	紫旋风狭路逢敌手 苦水铺霜刀输空拳 .....	716
第四十一章	弹窗抛火花群贼肆扰 隔垣出冷语壮士炫才 .....	724
第四十二章	得警报俞剑平登场 闹店房乔九烟示威 .....	738

第四十三章	寻声索隐飞狐窥豹斑 负气埋踪旋风耻铍羽 .....	749
第四十四章	论贼情座客滋疑窦 讨盗窟群侠争先鞭 .....	759
第四十五章	先礼后兵抗帖捣空堡 好整以暇挑战遣行人 .....	769
第四十六章	插草标假豹戏单臂 抛火箭镖客惊伏桩 .....	780
第四十七章	烟管轻挥迎头验敌力 钱镖七掷寻声斗强贼 .....	794
第四十八章	狭路相逢智囊问衅 短兵乍接飞盗争锋 .....	805
第四十九章	泥泽边头扬镖逐伏寇 红灯影里鸣镝布疑兵 .....	816
第五十章	林下捞鱼空烦撒网 关门捉豹浪掷金钱 .....	824
第五十一章	越岗增援智囊奏奇袭 当涂扼险飞豹斗奎牛 .....	843
第五十二章	泥塘设阱镖客陷身 芦泽埋踪强贼诈退 .....	851
第五十三章	巧植梅花桩大豪竞渡 轻挥吴钩剑苏老凌波 .....	864
第五十四章	登浮萍双雄齐落水 撒伏阵群盗骤奔巢 .....	876
第五十五章	十二金钱逐豹踏荒堡 七张铁弩连弹困三杰 .....	887
第五十六章	飞豹子一战潜踪去 丁云秀单骑助夫来 .....	912
第五十七章	阴持两端缩手空招忌 穷诘内奸众口可铄金 .....	926
第五十八章	读密札掩灯议行藏 窥隐情破窗犯白刃 .....	937

第五十九章	云破月来疑团得骤解 推心置腹婉辞慰前嫌 .....	950
第六十章	惮强敌伉俪筹善策 揭真面仇讎针锋对 .....	960
第六十一章	俞剑平惊闻仇友 .....	982
第六十二章	丁云秀振袂驰援 .....	999
第六十三章	胡跛无心得豹迹 .....	1012
第六十四章	飞豹负怒访同门 .....	1025
第六十五章	伉俪践约会群雄 .....	1037
第六十六章	丁云秀巽辞求镖 .....	1050
第六十七章	胡跛子拔刀掷豹 .....	1062
第六十八章	霹雳童辣手搏燕 .....	1075
第六十九章	九头狮攘臂争名 .....	1092
第七十章	俞剑平登台决斗 .....	1105
第七十一章	北三河双雄角斗 .....	1115
第七十二章	火云庄神梭倾巢 .....	1126
第七十三章	双凌燕援豹传柬 .....	1139
第七十四章	红胡子智寻故剑 .....	1151
第七十五章	洪泽湖穷搜豹踪 .....	1169
第七十六章	飞豹子衔毒嫁祸 .....	1183
第七十七章	黑沙掌挟幼勘镖 .....	1198
第七十八章	陆嗣源剪径遇父 .....	1210
第七十九章	索豹斑盘湖搜秘 .....	1221
第八十章	盗信号按图掘赃 .....	1230
续    作	丰林豹变记 .....	1242
后记	.....	1253
整理后记	.....	1254



## 第二十一章

### 探庄图刺麻雷被拳毆

### 登车避贼嫠姑争前路

肖承泽伏在鸿升客棧第三号店房，偷窺隔壁贼人。这隔壁四号房的灯烛是点着了，肖承泽掉转身子，借灯光向内窺看，连调换了几个板缝，才窺见屋中四个人的两个侧面，竟都不认识。那个说话操庐州口音的人，虽然没有看见面貌，口音却越听越耳熟。

屋中人扯东拉西，七言八语，忽而话题渐远。谈到别的事上去；忽而又说到白昼下乡踩探时，碰见了一个美貌的村妇，小手小腿，长得很甜净，就是脸上有黑点。说着说着，没有正经的话了。姚焕章直到这时，还没有吃饭，有些饿了，暗中来扯肖承泽，要唤他一同出来用饭。肖承泽却关切着寻仇大难，早把饿忘了，只是聚精会神地偷窺、窃听。正继续听着，隔壁忽然门扇一响，从外面又走进来两个人，一入屋内就说道：“你们访得怎么样？访出实底来没有？”

那床上躺着的人爬起来说：“怎么你们二位才回来？我们已经访实了，就住在柳林庄北黄家村内，老东西已经死了。现在咱们该商量商量了，咱们是明天回去报信去呀，还是在这里等？现在事情有变了，计老二第一个要的是老家伙的瓢，肯出三千两的重价，可惜现在过时了……”

那刚进来的人说：“是呀，我们也访明了。老家伙死了，还有小家伙在。就是那老家伙，人虽然吹灯了，可是他那块臭肉，……着啊，你们可访出老家伙的灵柩放在哪里了么？”那桌旁坐着的人愕然说道：“这个却没有打听。”

那刚进来的人似很得意，说道：“大侄儿，你们还差得远呢，老叔却访出来了。老家伙的活瓢，计老二肯出三千。死瓢我只找他要半价，二千

两不贱卖。得了钱，这一笔可不能大伙儿分，是咱刽子手一个人独吞。”

那刚进来的另一个人立刻发话道：“你别不讲理……”那个叫刽子手的忙说：“别着急，有你的份。咱俩二一添作五，好不好？”

只听又一个人说道：“总共讲的五千两包总，路费实报实销，犒劳在外。这五千两乃是把李家大小十几口都算在内的，你拣了这么一个死瓢，就硬要二千两。剩下三千，教我们大家分么？那不行，你得讲理。好汉做事，要讲究天理良心。”这“天理良心”四个字，几乎把肖承泽气得出声了。

屋中人纷纷谈论，嗷嗷争执。内中一人打断了众人的话，悄然发言道：“咱们先别吵，现在天气还早，说话小心一点……”一语未了，竟有人嗤之以鼻，道：“吓死我也……”

又一人道：“别乱别乱！依我说，咱们现在先说定了，到底在这里坐等，还是一同回去报信，还是分一两个人前去报信？听那计老二说，李家不扎手，可是李家住着一个帮闲的人，叫什么肖承泽，都说这小子手底下有两下子。况且一个做知府的家眷，不能说连一个看家护院的人都没有，咱们不要大意了。到底是等擎天玉虎来了再办，还是咱们这就办呢？”

又一人嘻嘻地冷笑道：“没有擎天玉虎，这一桌酒席就不敢摆呢！我倒没把自己瞧低，谁知道呢，别人可跟我不一样。”

那桌旁坐着的人说道：“老么醋劲又上来了。话不是这么说，咱们不要得罪朋友。倒是咱们几个人足能应付得来，料想李家未必真扎手。但是咱们这趟来，本是探道摸底。咱们当真把事全料理完了，计老二自然没说的，越快越麻利，他越喜欢。可是这一来，岂不把擎天玉虎得罪了？怎么不等他到，就动起手来呢？”

一人道：“哼，你还是怕擎天玉虎！”

那人答道：“谁怕谁呀？好汉抬不过一个理字去，你们明晚一定要办，我可恕不奉陪。我是一定要等擎天玉虎来了，才下手呢。”其中三个人齐声说道：“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你别听老么的，他是瞎闹。”

几个人又乱讲究起来。这些人倒是一大半垂涎李映霞小姐的姿色，满口胡说一气。内中似乎有两个人，曾经目睹过李映霞小姐未及笄时的容貌，对着同伴信口形容得天花乱坠，口角流涎。其余的人连看都没看过，也跟着他们趁热闹，说猥亵话，打算这一回把事情办得了手，总要对

李映霞如何如何。

肖承泽隔垣附耳，听了又听，越听越不入耳，非常气恼。这些人说的话越发邪污，索性把李府上的仆妇、丫鬟也讲究起来了。肖承泽晓得再听不出什么正经的来了，想着要把这几个人的相貌全都认清。隔壁的灯光沿着板隙，透到这边来。肖承泽用眼一寻，靠上边却有一个小洞，乃是板壁的木节。肖承泽悄悄搬来一个小凳。登上去，就着板洞向里边张望。翘足延颈，观看良久；费了很大的事，才把这几个人的面貌看清，却没有一个准认识的。

那个说话操庐州府口音的人，听腔口很耳熟，辨面貌也似曾相识，可是一时竟想不出来他叫什么，在哪里见过。那躺在床上的两个人，肖承泽怎么设法，也没有看见他们的长相。

这时候差不多二更天了。教头姚焕章饿得肚子直响，实在饿不起了，要自己先出去吃点东西。肖承泽这才随他一同出来，却喜没被隔壁听出动静。两个人一径来到店后院老把式场内，姚焕章忙着问肖承泽：“究竟如何，可是仇人？”肖承泽只是摇手。看他浑身的衣服，已都湿透了。这来的是仇人，已无可疑。

肖承泽把头上的汗拭了拭，坐在凳子上皱眉盘算。忽然站起来，从兵刃架子上拣了一把钢刀。便要立刻翻回黄家村去。姚焕章道：“不要忙，贤弟，无论怎样，你先吃饭。咱们得先有一个打算。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不要着急。”肖承泽非常焦灼，姚焕章催令伙计端了饭来。肖承泽已经食不下咽，把酒连喝了几大杯，仍要出城。

姚焕章道：“贤弟，你这样子和凶神一般，又拿着一把刀，一准出不了城。现在差不多快三更了，依我想，明早顶城门回去。这刀你也不用带，明天我教人给你送去。不只这把刀，别的兵刃也带几件。你现在打算怎么个主意？我看你最好劝李夫人带着小姐、少爷，先躲一躲。家中可以留下你，我再给你邀几个人，再加上我，再加李府的听差；七个贼人想也抗得住。我们不但要防他行刺，还须防他害人不成，硬来放火。我们人多了，料想贼人也下不去手。就是那个叫擎天玉虎的来了，我看也不要紧。你可以把黄家村左右乡邻，都托一托，有个风声草动，也好教他们助助威。”

肖承泽道：“姚大哥，你说教李夫人们躲一躲，但是人家在此地乃是

客居，可往哪里躲去呢？”姚焕章吃着饭，一听连个躲的地方都没有，不由也着起急来。

忽然肖承泽把桌子一拍道：“有了，柳林庄梅宅……”姚焕章也恍然大悟地说道：“对呀，人家这里有亲友啊！到梅家躲一躲很好。”肖承泽道：“事不宜迟，现在我已经饱了，我就回去；就依你，我先不带兵刃。姚大哥，我可拜托你了，明天一清早，请你千万多邀朋友，多带兵刃，到李府值夜来。等到事后，我自然重谢。”姚焕章道：“这是什么话，谈不到谢字。”肖承泽匆匆地站起来就走。

时已近三更，姚焕章对肖承泽说：“这时候恐怕城门已经关了。”肖承泽摆摆手道：“走快点，也许叫得开。”放下单刀，取了一把匕首，大敞着衣襟，大洒步走出店门，径奔城关而去。果然到了城门前，那城门已经紧闭了。肖承泽把匕首藏在大衫底下，和守城门的逻卒对付了好半晌。无奈城门已经上了锁，不能再开。

肖承泽生了一肚子气，出了城洞，想一想，便要爬城墙。肖承泽学的武功，经那老更夫指点，竟很不弱。将大衫脱下来，搭在肩头，匕首插在绷腿上；施展壁虎游墙功，由城墙根僻静处，爬上墙头。他没有链子抓，只得脚蹬城砖缝，一步一步倒退着，溜下城墙。距地已近，望了望下面。冒险跳下去，却喜脚踏着实地。直起身来，急忙地迈步如飞，一路狂奔。不一时，进了黄家村。忽见村口人影一闪，向肖承泽连连击掌。肖承泽吓了一身冷汗道：“坏了，误了！这一定是仇人的底线。”

肖承泽顿然大怒，一俯身，抽匕首刀上前，哑声低喝：“好大胆的贼！”一刀扎去。这一刀好像大出那人意外，急闪身，连声喝问：“来的是谁？”

肖承泽骂道：“太爷是你祖宗！好大胆的贼人，胆敢寻到这里来，往太岁头上动土！”恶狠狠又一刀刺去。此时贼人已听出口音来，猛然怒骂了一声，略一招架，回身就跑。

肖承泽直追出好远，猛然止步，暗想：“到底不知他是干什么的。”便大声吆喝，教那人止步，问那人是干什么的，那人跑得更快，一字也不回答。

肖承泽越发生气，拔步又追；追出几步，忽想不对劲：“我还是赶紧回去看看。”这才一翻身。又往回跑，跑不多远，又进了小村，来到李府

借寓的民房之前，把长衫穿好，上前叫门。连叫了几声，老仆张升和护院的厨师马二提着灯，隔门缝大声喝问；问明白了，这才“哗啦”的一声把门开了。齐说道：“肖大爷这时候才回来？”

肖承泽道：“少爷睡了没有？”老仆道：“没有睡，太太、小姐全没有睡，都等着你老呢。你老快进去吧，太太、小姐和少爷全哭了。”肖承泽这才放了心，急忙走到上房前，李步云公子正张皇失措地在门口探头呢。一见肖承泽，不由失声道：“肖大哥，你怎么才来？了不得啦，仇人寻来啦！”一把扯住肖承泽，偕入上房。上房灯光影里，李夫人、姑奶奶搂着李映霞，正在啼哭。

原来肖承泽进城之后，村中突然来了两个人，探听李宅。邻家虽曾受嘱守秘，可是乡下人不会扯谎，到底被来人套问准了地方。李公子焦盼肖承泽总未回来，很是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忍不住到门口探头眺望。这一眺望，竟劈头遇见了一个对头。当年在庐州府，那个自称为牛文英的族侄牛八爷，此时改作乡下人打扮，正同着一个人，在李宅门前徘徊。

李步云公子大吃一惊，慌不迭地要想退避，哪里来得及？竟被这牛八爷看了个清清楚楚。李公子急忙撤身回来，把门掩上，吓得不知所措。过了半晌，自己不敢出去，教厨师马二把门缝拉开一点，向外巴头探看；那个牛八爷和那个同伴，正对着门口端详呢。厨师马二上前喝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牛八爷未及答话，那个同伴抢先说道：“找人的，你们这里有一位做过知府，姓李的李大人没有？”马二恶声答道：“没有。”“呼隆”的一声，把大门闩上，回去报告了李公子。李公子没了主意，竟跑到上房，对李夫人说了。李夫人大惊失色，说道：“这可怎么好？这些刁民也太狠毒了。你父亲生生教他们气死，怎么他们还不饶？”和李映霞小姐，母子三人惴惴担心，却一筹莫展。只得把仆人们叫来，告诉了他们，晚上要多加小心；又命老仆张升再到门口看看。那个牛八爷已经不见了。

谁想到掌灯时候，竟突然又有人砸门！仆人受了预嘱，不敢开门，只隔着门缝询问。那叫门的人竟说是送信的，从打徐州府来，是府台吴大人打发来，特地给济南府李建松李老大人禀安送礼的。也不知道这突如其来的吴大人究竟是谁，仆人们自然不给开门。那来人又说：“我一路好找，刚才由打柳林庄，才打听出准地方来；说是李老大人已经不在，可是真的么？我们敝上打发我来的时候，不知道李老大人已经故去。”

马二莫名其妙，忙跑到上房禀报。李夫人止不住吃惊，只叫：“千万不要给他开门，听一听到底门外头是几个人，把门问住了。”又道：“万一真是找咱们的，问他有什么事，明天再来。”马二答应着，刚转身出去。李公子忙又叫住道：“你不要这样说，你就说这里没有做知府姓李的。”马二依言，出去答话了。

那门外的人发急嚷道：“我是大远地跑来的，找了好几天，好容易才找到。哥们费心吧，别嫌麻烦，给回一声吧。我从一清早直到这时候，没有住脚。哥们劳你驾，我们敝上跟府上不是外人，我们敝上是李老大人的门生。”马二听了，不禁问道：“你们贵上是哪一位？”

刚说到这里，李公子站在堂门听见了，很恼马二这话，分明露出马脚来了，忙叫老仆张升：“你快去答对，千万把他支走了。”老仆挨到门口，只听门外人说道：“我们敝上是辅庭吴大人，新近升了徐州府。因听说李老大人不得意，特地打发我来禀安问候，还有一封亲笔信和几色礼物。我来到这里，才听说老大人已经故去了。哥们费心给言语一声，不见太太，见少爷也一样。”

老仆张升听了这话，也犹豫起来，忙问道：“二哥你贵姓？我们这里没有姓李的。你稍候一候，我给你打听打听去。”忙进来对李公子说了，李夫人目视李公子道：“你父亲生前，倒是有这么一个门生，要不就开了门，叫进来问问。”

李公子凛然变色道：“这可使不得。万一是仇人使诈语呢？……张升，你听这叫门的一共几个人，可是安徽口音么？”老仆道：“听动静好像只一个人，听口音倒是北边人。”李公子和李夫人竟不知怎样对付才好。还是老仆说道：“太太不用为难。人还在门口等着呢，依小人看，不管他是真是假，就教他明天白天再来好了。”李夫人点点头道：“你就这样说去罢。”

老仆出来，捏了一套话，把那叫门人支走。那个叫门的如何肯走？明明这里是李宅，可是不承认；既不承认，可又教明天来，这分明是支吾语，隔着门磨烦好久，方才走了。

这一来，李夫人母子越发心虚；提心吊胆，直挨到三更天，肖承泽方才回来。李公子忙将仇人找上门来的话，告诉了肖承泽。又问肖承泽进城打听的结果如何：“那住在鸿升栈打听我们的，到底是仇人，还是熟人？可是那吴辅庭打发来送礼传书的长随么？”

肖承泽见一桩一桩的事接踵而来，事情正是紧急万分，再不便隐瞒了。遂将自己在店中所窃听的、所偷窥的，略微说了说。李夫人、李映霞小姐和那位寡妇姑奶奶，越发地慌作一团。李夫人叫着肖承泽的名字，哭诉道：“承泽贤侄，你看我们怎么好？那时候，废河案闹得满城风雨，人人劝你李老伯，我也劝他不要得罪阔家豪绅。他愠上气，一定要做清官，一定要铁面无私，摧强扶弱。现在落到这步田地，仇人还是不饶。我一个未亡人，死半截的了，恨不得跟了老爷去，也罢了。只可怜你大兄弟，他年纪还小，又是个书呆子。李家就只他这一条根，万一教仇人……万一有个好歹，我李家香烟就绝了。贤侄，你无论如何，也得救你兄弟一条性命。你想仇人来找，是来找谁呢？一定要斩草除根，毁灭我们云儿。……要不然，云儿你赶紧上你丈人家躲一躲吧，就教你肖大哥保着你走。”李映霞小姐玉容惨淡，秀目含泪，也哭着说：“哥哥，仇人一定找的是你，你趁早躲出去吧。”

李步云公子骤听母妹此言，心如刀割，忙说道：“母亲，这怎么行得？我躲了，走了，这里只剩下母亲、妹妹、姑母，三个妇女，叫儿子如何放心？万一仇人来了，母亲偌大年纪，妹妹又是没出阁的姑娘家，这万万使不得！”

母子三人想到难处，又抱头悲哭起来。肖承泽在旁听着，暗暗着急。他在店中听得分明，仇人的恶计并不是寻常复仇。对头李知府死了，加害对头之子李步云一个人，也就够厉害了。而他们不然，这一群匪徒对待李映霞小姐，生了更歹毒的心。现在第一个应该先躲避的，又不仅是李步云；尤其是李映霞一个深闺弱质，知府千金。仇人派来的这些东西简直是江湖上的败类，绿林中的无赖淫贼，其居心更不可测。来的人那么多，看其来意，绝不止于行刺暗杀。但是这些话，怎么对李夫人母子说明呢？

肖承泽心中为难，左思右想，当着李小姐，不便开口。他又是个直脖子老虎，心中着急，看着李夫人一味哭泣，越发心乱。实在憋不住了，就对李夫人说道：“伯母先别哭，现在贼人不过刚到，趁他们刚到，我们及早想法子。尽只哭，一耽误了，后悔可就晚了。刚才伯母说，教大兄弟躲一躲，这倒很对。还有，大妹妹乃是一个没出阁的姑娘家，知府的千金小姐，更得保重；万一教贼人有个怎么样……”说到这里，很是碍口，忙改言道：“归总说起来，要躲最好全躲。现在夜已很深了，伯母和姑太太先

定定心，趁这工夫先将细软东西收拾出来。赶明天，我先保护着伯母、姑太太、李大兄弟、大妹妹四口，就近先到梅怡斋家里躲一躲。这里只留我看家。躲个十天半月，情形稍缓，再打别的主意。”

说着话，肖承泽站起来道：“伯母千万不要尽往着急上想。我已邀来好些帮手，明早准到，都是会功夫的人，可以给咱们护院值更。伯母先收拾着；再不然，你老就歇息了吧，赶明早也来得及。我现在和大兄弟商量商量，……大兄弟，咱哥俩到厢房仔细核计一下。”

于是肖承泽把李步云叫了出来，两个人密商。肖承泽这才将自己在店中听来的话，对李公子如实说了。李公子格外吃惊，禁不得咬牙痛恨仇人歹毒；将身子半爬着，倚枕问道：“肖大哥，你要实说，我并不害怕；你要瞒着我，我倒没法子防备意外了。究竟他们来了多少人？他们打算的什么坏主意？难道他们公然敢来打抢我映霞妹妹么？”

肖承泽强把李步云按在床上，道：“你别发急，我自然全都告诉你。”遂将仇家已经打发来七个人，听口气人数还没有到齐；以及他们意欲残毁李知府的尸体，戕害李公子，并且对李映霞存心不测的话，一一说了。

李公子口说不害怕，禁不住浑身打冷战；他抓着肖承泽，向他讨主意。肖承泽主张把李家母子四人，全送到梅宅暂住，这里给他摆一个空城计。至于李知府的灵柩，只可雇两个乡下人，先看守着。

肖承泽自以为这很是一个办法，他却忘了仇人找到黄花村，就不能找到柳林庄了？但柳林庄总是一个大村子，到底住户稠密些，这里却太空旷；梅家的房子又比较高大，门户也严紧多。除此以外，仓促之间，也实在没有好法子。肖承泽打算明天就进城雇车去。李公子想：这一进城，又耽误一天。对肖承泽说：“明早可以就近向梅家借车去；离得近，晌午就可以走到了。”肖承泽摇手道：“这哪能白天走？要躲避仇人，自然是起五更，或者是趁天黑，教人看不见才好。我心里想，最好明天先知会梅怡斋一声，还是在起更以后，趁着人家看不见，悄悄一走才好。乡下人嘴不严密，教他们看见了，那就迟早会教仇人打听出来的。”

当时大致商定，时已四更。肖承泽到院外巡视了一遍，并没有任何响动，暂且稍为放心。在村口追跑了的那个人，看来也许是小毛贼。肖承泽性子粗疏，这一番打算本就煞费苦心。于是前后绕转，巡视完毕，回到厢房来，和衣而卧，那把匕首始终没有离开身。



转瞬天明，肖承泽要亲自去梅宅借车，但是又怕教头姚焕章打发来护院的人，贸然来了，两下不接头，觉着自己又不好离开。遂对李公子说了，打算教年轻厨师马二前去借车。转念一想，这又不止是借车的事。这是仇人寻踪已到，二番借寓避仇，要候到夜晚，才好悄悄坐车走。这些秘密的话，教一个下人去转达，李公子觉得不很妥当。后来还是李夫人想了一个法子，教肖承泽到村子外面看着；趁着大清早没有行人，命李步云公子改了装扮，由马二陪伴着，先投到梅宅去，一来借车，二来说明此事。等到晚上，再教马二独自押着车回来。

肖承泽依照李夫人的话，急急出了村口，朝县城的来路，眺望了一回。清晨时候，只有乡下人进城的，没有城里人下乡的。肖承泽登高一望，旷然无人，很是放心。急急地走回来，便催李公子作速改装。李公子穿了一件旧小袄，戴一顶破帽子，把脸掩住，带着马二，由步下走着，投奔柳林庄而去。这也足有十几里路，很够他走一会儿的。李步云在路上惴惴地怕遇见仇人。他没想到这一去，转眼间已弄得家破人亡，生离成了死别了！

这边家里，李夫人、李小姐和姑奶奶，忙着收拾细软。翻箱倒篋的，一找出李知府生前的貂裘狐褂，李夫人忍不住心酸落泪；想不到李建松一死，竟落到这步田地，成了有家难奔的人了。肖承泽对李夫人说：“只可带值钱的东西，其余物件千万不要多带，要一辆车连人带东西都装得下，还要看着不显形才好。”李夫人养尊处优惯了，有许多零碎东西，觉着缺一不可。草草地收拾着，已然装了两个箱子、四个衣包、两个网篮，还觉得东西不够用。

快到巳牌时分，那教头姚焕章竟身率着四个徒弟，各带单刀花枪，跑来照应。人数多，没有骑驴，全是走来的，所以来得慢了，而且都没顾得吃饭。肖承泽把五个人让进来，吩咐仆妇备饭。姚焕章问肖承泽：“这里仇人来过没有？”

肖承泽点点头，又摇摇头道：“昨天来了，今天没有。”因又低声问姚焕章：“那七个人现时可在店房？”姚焕章道：“奇怪呢，他们今早全出去了，这里又没见着，莫非他们全走了？肖二弟，你到底认清那几个人的面貌没有？我们刚才来时，在路上也没碰见他们。”又道：“你们没有到村前村后打听一下么？”